

着，亦大樂事也。另有一事，那就是秋天同他們鬥蟋蟀。第一、要捉好蟋蟀，必須黑夜在有草的牆根下搯牆縫把蟋蟀引出來，然後用紗罩撲住，第二、要用「鬥輸法」挑出一個強中手，然後與敵人的蟋蟀比賽。我既無此功夫，又無此膽量，祇有下午捉幾個蟋蟀自己玩玩而已。有一種比蟋蟀十分之一大而形狀相似叫「金蛉子」，在街上買來裝在紙糊的或牛角做的一吋見方玻璃面小盒子裏。牠們會奏出輕韻的和鳴來，柔細悠揚，聲低而調高，引人入睡。

一九〇八年七月我十歲了。過生日那天，家裏有許多客人，三五伯母，二房的堂姊姊；母親娘家來的人更多，舅舅、姨母，以及姨表姊、姑表姊、舅表姊，還有後鄰王家的乾姊姊，吃麵講話，弄得我莫名其妙。這年冬天光緒帝去世，第二天西太后去世，我們要帶雙重國孝。

二、仙女鎮小學三年

學堂重地閒人免進

一九〇九年是宣統元年，聽說北京要立憲，我們本地要選舉，我母親就常說「天下又要大亂了，外邊有的地方鬧水災，有的地方鬧旱災，我們左近也常有災民挑一個擔子，一頭裝小孩，一頭裝棉絮。他們還到後門口打門要飯要錢。又說各地方鬧革命了。你要早些回家，家裏沒有人啊！」這時我的二伯母已去世。我母親住左房，我住左廂房。右邊一個臥房就租給一個姓強的住，他是一個木行的夥計，與他母親同住。

有一天母親叫我寫信給父親。她說「你唸了這多年的書，四書五經都讀完了，也該學習學習寫信了！」這一下我真是「抓了蝦」（土話，顯得困難了）。我在書房裏這多年就學會了背書和習大小字，本來那位江先生教學生做破承題及對對子的。破承題是八股文的第一步，對對子是帖試詩的第一步，那時科舉已廢，鄉試縣試都不舉行，所以他就不教這些。現在回想起來那幾年的訓練完全是用的記憶力和模仿力，至於創造性的作文和作詩都沒有教過。當時聽說鎮立小學裏不要背書而講書，又有什麼算術英文文物。我來往新街小學門前過，就開始注意那門前的情形。它坐南朝北，在電報局對門。門邊掛了一塊長牌，白底黑字，寫的是「江都縣仙女鎮小學堂」，門兩旁有兩塊四方虎頭牌，左面牌上寫的是「學堂重地」，右面牌上寫的「閒人免進」。我看得很有興趣，有轉學之意。現在母親叫寫信，如何寫法？四書五經上沒有說，先生亦沒有講！無法寫，先向母親討幾個錢到街上買信封信紙，藉此在路上想想怎麼辦。走過三閘橋想起俞凍子，於是直奔到他家問他如何寫，他說，開頭要寫「父親大人膝下敬稟者：下面就說些要說的話，末了要寫兒某某叩」。一得勁就回家寫信，寫完了在信封上寫了地名並寫「請交父親大人」。過了很久，父親來了回信，說信封上寫父親大人，究竟是誰的「父親大人啊？」我也失笑，以後就知道要寫父親的名字了。

我對母親說「我要改上學堂，不上私塾了。」她說她不懂什麼洋學堂，要寫信問父親。後來父親答應，我就親自到學堂問信。學堂大門以內有個門房，門房裏坐了一個人，我對他說，我要進學堂。他就帶我進去看先生，先生問了姓名年歲住址以前唸過什麼書什麼先生。問完了，你星期一來罷，沒

有學費，祇須穿得乾淨些。我就這樣進了洋學堂，自己以為是新派，了不起！

學堂裏有三位老師，叫錢繼芬先生教修身算術，凌蕙君先生教歷史國文，史某先生教英文體操博物。一天上幾堂課，下課後就坐在位子上自己習字溫書。講書而不背書，少用不少心。但是歷史的三皇五帝名字國號都城在今何地非背熟不可。算術教加減乘除，英文教 a b c d。博物不常有，有時也就講些花草鳥獸之類。體操沒有上過；音樂根本沒有，學堂裏有個風琴，先生常常彈，我却覺得沒有禹王宮耶穌教徒彈得好聽。

兵士裁贓耶蘇傳教

禹王宮是仙女鎮上大建築之一。麻石門樓，紅漆大門，門外石板地面有四五丈寬，兩邊磚牆聳立，但雙門緊閉，看不見裏面是什麼。後來裏面住兵，纔看見裏面一個大廣場，全用石板鋪地，中間大殿，兩邊有樓房可以住人，大門裏是一個大廳，裏面擺轎子養馬，兵在那裏起火造飯，煙熏得黑黑地。有一次走過門口看見許多人圍堵在木柵欄上向裏看，我也在人堆裏擠到柵欄邊看。看見一個穿得整齊長得蠻白淨的少年人，被大兵們綁起在柱子上用藤條抽，抽得這人直叫。細細聽來，這人帶了一支獵槍在門前經過，不知為什麼同兵士們爭說了嘴，兵士們惱了就把他捆起來打，又說東鄉出了搶案，還未破案，他就是嫌疑犯。一會兒上了手銬腳鎖，就把他遞解到揚州去。出來時走着打着。我快快走進學堂，自己想着害怕，「這些兵們可以隨便抓人、打人；裁贓說他是強盜，」真是可怕！難怪母親

說天下又要大亂了！後來兵開走了，據說地方紳士商店捐了一筆錢送給他們的長官。

兵走了，地方上又將禹王宮打掃得乾乾淨淨。不久裏面又熱鬧起來，這回是耶穌教的人在傳道。有時候，我也進去看看，他們給我幾本花花綠綠的書，說裏面有耶穌教的道理。我看門廳裏擺了許多長凳，又有一個講台，台邊有一架風琴。他們有時唱，有時靜靜地聽講。聽講的人似乎沒有唸書的人，都是挑抬的貧苦大眾，我聽說他們的醫道好，常代人醫病。還有一個天主教，教堂在七閘河西，地方謠傳那裏面神秘得很，有時把小孩眼睛剜出來醫病，嚇得人不敢進去，我就沒有去過。

富家庭院雅靜幽深

我們的學堂裏有兩個大廳，就是兩個講堂，講堂裏擺了許多學生的桌椅，先生的講桌擺在約有一呎高的方枱上，枱上一張大桌子，一張椅子，牆上掛了一塊大黑板，先生寫字用白粉筆，寫在板上，黑地白字，清楚得很。旁邊牆上掛了一張地圖一張孔子像。學生不多，大概祇有十一二位。我記得當時較大的一个叫王長安，是東頭王家的，一个叫韓國華，是有名醫生韓葆臣的二兒子，同我差不多年紀的有王長生，他也是東頭王家的。其餘的記不得了。有了新朋友又增加了我的活動地盤。

這幾個新同學都是東頭的，所謂東頭還在禹王宮以東。禹王宮東鄰是旋家祠堂，這旋家是方孝孺的後人，民國後又改回姓方，他是我大伯母的娘家，平時並沒有來往。祠堂門前是一個大汪塘，據說是救火池塘。再往東走經過幾條高牆堅壁的火巷就到了王長生家。有時他請我到他家頑，他家房子大

極了。大門朝北，門前也有一個大汪塘，上面還架着石板橋，與大街通連。進門先有一個過道，繞過屏門就是一座廳，廳左一大間書房，書桌書架齊全並有一張小床掛着帳子。沿南是一個小天井大概有六呎寬十幾呎長，天井中有一株桂花並有幾簇秋海棠。十分靜雅。廳右有一個小廂房是帳房，有一張帳桌，帳房先生用的。據說他家會養過一隻小筆猴，每逢寫字寫帳完畢，他就由筆筒中出來將硯台上餘墨吃去。廳外大天井中有高架盆景或蘭或杜鵑。過天井則爲正廳爲宴客之所，由大廳轉過屏門向後走即爲內廳及上房。天井中有木架幾級設置盆花如菊花玫瑰之類。走過去鴉雀無聲。此時主人仍帶我往前走，他說「再後面就是王長安家了」，原來他們兩家是一式一樣的房子，一家朝北，一家朝南，而內廳上房相連。我到王長安家談談就由他家朝南的大門出去。對門就是江世俊江世傑家，也是一樣地大門樓，三進式，大廳及上房。磚牆都是用水磨過的，非常平整，而廳上都以四方「羅底磚」砌成，每磚都平置在一個瓦罐上，瓦罐口向下，這樣就乾燥凝空，走在上面爽朗些。江家可算是鎮的東尾了，再向東去就是都天廟。

都天廟會「馬批」驚人

都天廟，我也去過，是一座五開間的大廟。四面高圍牆，有東西兩門。正殿五間，寬走廊，廊東頭高架大鼓，西頭高架一口大鐘。大殿上供了一位神，就是都天菩薩。據說都天專司當地五穀豐收人口平安的，我們那兒的當值都天老爺是張巡，那位死守睢陽不叫東南招匪患的忠臣烈士。還有都天娘

娘被供奉在西邊偏殿內，我也去看過，那裏面佈置得像一個閨房，有許多佛婆婆在侍候着，據說求子的有求必應。

每逢春夏之交，大概是張老爺的生日，鎮上出都天會，旗籬傘扇擁着張老爺在街上遊行，是鎮上一件大典，四鄉八鎮的人都來看。我們也躬與其盛過。出會時各行各業各有一個行列，譬如錢業、米業、木業、紙行、竹行、飲食業、醬坊業等都要有一個比賽的行列，於是鉤奇鬥勝各出心裁招人欣賞。有人扮一齣蕩湖船，有的青白蛇傳，有的小放牛，有的時遷偷雞，有的鵝蚌相爭，有的鄉下親家母等等民間故事。看的人，人山人海站在街兩邊看得津津有味，晚上還有燈會。

這種會並不是年年有，要看是不是豐年，是不是百業都賺了錢高興。嚇人的一幕是在都天老爺聖駕左近，那些護駕的警衛都是老爺的信徒。他們將重的錫製提燈，用長釘釘穿了臂膀，將燈掛在釘上走。走起來凶神霸道就像要吃人似的。據說他們不覺得疼痛也不知道自己在幹什麼。這些朋友都在有大病垂危時，家人到都天老爺神前求其保佑並自己許願如果痊癒了，就願爲「馬批」（護衛）。每一行列必有樂隊隨行，而聖駕的樂隊更是整齊完備。散會回家有許多天大家在談論這創時代之事。

在學堂裏，功課並不甚忙，每天功課每天在學堂做完。最新鮮的是算術英文。算術是筆算，是新課程，以前都是用算盤算，現在用筆算。英文讀起來更有趣，先學拼音，大家讀着 B. a. a. B. a. . 後來就是 B. a. B. e. B. i. B. o. B. u 等。讀得成天價響，有趣得很。下午兩三點鐘就放學。

螃蟹爬而翠雀飛

那時還早得很，我們同學就到處走，到處頑。有一次，我們幾個人回到寧波會館左近一個小河邊頑，看見有小螃蟹，祇有小指甲那麼大，爬得好快。我們就捉着頑。下次去就在化學房裏帶了一個玻璃平底盤去，上面用一片玻璃蓋着。大家就捉了許多蟹放在玻璃盤裏頑。捉的時候又看見一兩隻小鳥，滿身翠羽，晶晶有光，而飛行甚急，又唧唧有聲。於是大家撲捉，居然捉到一隻，回到學堂用細繩扣住牠的腳，大家頑得高興。第二天早晨上課，錢老師上堂有些異樣，他坐下來望着學生們高聲說：「螃蟹爬而翠雀飛！」說完了又笑着說：「你們那幾個去的，自己上台來罰打手心，以後不准再去。你們落水淹死，怎麼辦！」我們幾位乖乖地走上講台，將手心伸給他打，他每人打了三下。打完後，大家面面相覷，無話可說，以後也就不再去捉蟹了。

古大聖寺建築巍峨

同學中我與王長生最好，常在一起頑。他說河北有一個大聖寺，建築好，規模大，我們去頑。有一天放學，天好。就兩個人乘擺渡船過內河，走過一排米行，穿過一條長巷，遠遠就看見綠蔭下一座大廟。這廟四邊有寬河，河水清且漣漪。先過一道長石橋，再走過一條甬道，甬道中間石板兩旁豎磚砌成，磚縫石縫裏都有些細嫩青草，兩排高大榆樹及柳樹垂成綠蔭，大門頭上有一石匾曰「古大聖寺」。

』。一進門是一座袒腹露胸，張口大笑的金裝彌勒佛。兩旁站立着高及屋頂的四大金剛，轉過彌勒有一位手執鋼鞭的韋馱。出閣子門就是一個大石板地天井，左邊有一棵蓋滿天井的銀杏樹。抬頭見大殿高簷上『大雄寶殿』金碧輝煌。上殿後左鼓右鐘，比都天廟的高大而油漆光彩。大殿裏面正中間坐了三尊大佛，左右兩廡有十八尊比人身還高大的羅漢尊者，各各容貌表情姿態彼此不同，三佛後面有『海島』，即在平壁上彫刻觀音菩薩灑楊枝水救濟衆生，有求經的唐僧四衆，又有紅孩兒、哪吒等神仙將領，精細入神，手藝極佳。再向後走就是方丈的禪房，花木成蔭。有『知客』僧出來問詢，知是王家的，登時泡茶請方丈室裏坐。我們小坐也就走了。後來我讀七劍十三俠，七俠五義等小說，描寫到惡僧作孽時就常常想到這地方。當時的方丈生得圓頭圓腦，胖得有兩個下巴，正像門前的笑面彌勒佛。這位大師在當時很有名，我記得他的上下爲『宇薊』（？），大家都知道老『宇薊』。有什麼佛事等等都希望他自己能出場。

看夜戲墜台落齒

有一次七月十五，中元節，家家燒紙錢『齋孤』。各行各業就在萬壽宮前搭高枱放燄口這枱燄口有三個大和尚，幾十個中等和尚念經，打鑼鼓、吹笙簫，并在枱上幾十個紙紮龍門穿梭『跑方』，當晚本鎮人及各鄉鎮的人擠在廣場上看熱鬧，我要看得清切，就跟着群野孩子爬上枱去，坐在枱邊上看個痛快。正在老宇薊帶着群僧奏樂打鼓，穿門繞戶地『跑方』時，忽然一聲響亮，枱倒了，我忽覺

眼睛一黑，悶了一下，醒來時滿嘴流血，知道兩個門牙掉了，急奔回家，告訴母親，母親大罵，并用冷水浸洗，漸漸好了，好了反而覺得痛了，也不敢說，胡亂喝點稀飯便睡覺。第二天起來，沒事人兒似的。那時暑假不上學，就在家休息。想起昨天倒台的事，真是不寒而慄，說險點可以送命。又想到倒下來時必然人聲鼎沸，我似乎一點沒有聽見，就在人叢中跑回家去，還算萬幸。

萬壽宮門前廣場上的熱鬧事多得很，但有一件不能忘記寫。每逢秋冬時節，許多江北人由鳳陽、淮城等地方南來賣藝，我們叫「打賣拳」。在廣場中打拳耍武器賣錢。看的人圍成一圈，每做完一場，即向觀衆要求幫忙施捨幾個錢。有許多駭人聽聞的把戲，據說有一齣叫「殺人栽瓜」的戲，神秘得很！頑者先將一根粗麻繩向天上一扔，那繩子就由天上掛下來，像有人在上面提住似的。一個七、八歲的小孩子就盤纏而上，終入雲端而不見。久無下文，那個耍的父親就哀哀苦苦求請大家施錢。忽然一件東西掉下來。是小孩子的手，接着就是膀臂腿、腳、身段……等等，那父親就惶惶不可終日，看的人就不斷扔錢。他就將這些身段聚在一個大花盆裏，加些泥，放一顆瓜種，用木桶蓋住，他在旁邊念咒，開桶一看，已見泥裏出芽，再蓋桶等候。再開桶看，已見枝葉扶疎，漸長漸高，後來連着蓋桶、開桶，看看牠開了花結了瓜。大家給多少多少錢後，小孩子由棚子裏走出來，毫無損傷。這是神話，我沒有看見。我祇看見種瓜子、長葉、開花、結瓜，一點也不錯，就是沒看見孩子上天。至於女人仰臥兩隻小腳盤纏子、刀槍打仗等等，都是常見的事。

萬壽宮廣場頑藝兒甚多，有時也搭台唱舞台戲，叫京戲，如二進宮，三娘教子，三堂會審等。有

時也唱鄉土戲叫「香火會」是本地的土戲。看的人也多，我不喜歡看，因為我不懂他們唱些什麼。京戲的班子是外路的，他們由別鄉鎮沿路唱來，唱完又到其他鄉鎮去。香火會是本地人，大家認識的。這些戲有時在寧波會館唱，有時在都天廟唱，那裏都有固定的戲台，相當穩固而寬敞，無論在那裏演出，我想最高興得最起勁的人是一班挑擔做小生意賣吃食的人，而且賣的小吃比到大店裏吃得好吃而便宜，有賣餃麵的、有賣油炸臭豆腐乾的、賣湯糰的、有賣洋糖芋苗子的，等等。看戲的人，看着吃着，有味得很！看的人多時摩肩擦臂，擠得汗水直流，愈擠愈有勁似的。沒有座位，大家站着看，有的爸爸肩背着小兒小女看戲，一站四、五小時，站完了還得走回家。看一場戲雖不要錢，却要賠不少精力。這就是歌舞昇平，普天同樂了。

仙女鎮文化水準高

由我家到仙女鎮小學有四條路可走，我已敘述過三條。還有一條是穿過三間橋沿東岸石工路走，經過梅家巷及過街樓，接上一條南北向的街，也是石板舖的街，與東西的大街及新街一樣。凡是石板街的石板下面就是下水道，俗稱陰溝，所有大街兩旁住房的水溝都接到石板街的下水道，那時沒有抽水馬桶，如有的話，也該接到這些下水道。

我現在回想仙女鎮這小小地方的文化甚高，那些石頭橋、石頭街、石頭廟宇、石頭宮殿……所有石頭都是用樺頭接牢。不但本地不產石頭，而且如許工程要用多少石工砌成。這筆運費工費殊屬不資

，究竟什麼人籌的，又是什麼人設計的。那位發起而負責的人，必有甚遠眼光甚大魄力，是誰？也許不是一代成功的，可能是許多代許多人的事。可是我對於鄉土歷史一無所知！小學裏的歷史是陳年古代的三皇五帝漢唐宋元明清，與現實毫無關係，後來到揚州讀中學也是如此，整天讀資治通鑑。而揚州之瓊樓舞館歌吹沸天者究在何處？鄉土史地無人過問，豈不惜哉。後來查考江都縣誌方知大聖寺及仙女廟都是唐代建築物。推想這些石工也許是隋煬帝下揚州時揚州官紳所辦。

這條南北石街上有一間出名的茶酒館叫西園，那裏面上午是茶店，出賣小籠點心，羹干絲，白湯麵。那點心四季不同，春天裏有豆苗湯包，秋天裏有蟹黃湯包，四季有干菜湯包。白湯麵的湯是魚骨頭煨的，鮮而濃。每碗麵都是「寬湯窄麵」麵上加澆頭，有的是雞火澆，有的是蝦腰澆，最有名的脆魚澆，那是鱸魚劈成絲然後放下滾油鍋炸成的。甜的還有千層糕，棗泥包等。清早各店的管事都到此飲茶藉談交易而尤以木行米行的人多。父親回來時他的朋友請他吃早點，有時把我帶了去，我就可以享受一番。

我們在仙女鎮有幾家親戚，旋家是我大伯母的娘家，前已說過。另外在我上學的沿路有一個染坊巷，巷裏住了一家姓郭的，那是我姑母家，姑父母早故，有個表兄叫郭漱岑。他的祖父郭念劬（心裁）和我的祖父都喜歡畫山水。我下學天早時嘗到郭家去看看表兄表嫂，他們住的房子甚大，有一個房客叫沈樞庵（畫師旋滌齋之徒），是一個畫家，他畫的罌粟花細巧逼真，而以畫人家祖先的容相爲生。這位表兄家以後同我家發生好多關係。我的姑母除生此表兄外還有一位表姊嫁給一位姓潘的，住在

萬壽宮廣場左近，我也常到他家頑。他們家有一位子弟叫潘桐蓀寫的一手好字，他替人家寫扇面，寫的蠅頭小楷，肉眼也看不清楚，用放大鏡看則筆劃整齊絲毫不苟。父親回來時，在他們家團聚時多。

仙女鎮寫好字的人甚多，據我所知，老輩的就有王容相、嚴聘卿、凌竹君等。凌竹君曾做過小學教員，他寫字工整，寫不久就叫大得手痛，有時自己惱自己說寫得太慢，他是一個拔貢，當然爲考試而寫字，用過不少苦功，寫得好寫不快。我記得上習字課時，所有大小學生都在臨帖，規規矩矩地寫。他在旁邊看着，不時兒指點指點，有興趣時就擠我出位，由他坐下來寫幾個字示範，好極了！有一次王長安有一個叔叔來參觀習字，他也是進過場的，他看着王長安寫，寫一筆他誇叫一筆，說「好！你看他在用神寫不是在糊亂地畫啊！好！」就像今日球場上的啦啦隊。可是這種鼓勵確發生好的效果，王長安的字就越寫越好，在當時就是他的字寫得好。

我們的國文課，錢先生講「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以後進度甚快，我記得他也講過「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算術講四則雜題如雞兔同籠之類。英文將「英文初階」讀完就讀「英文進階」。

醫藥落後痛苦難言

就在這時候有一位同學（是誰，我忘了）死了，據說是猩紅熱。回想當日住在內地十分危險，一生病就害怕。因爲那時仙女鎮只有中醫，而中醫出診甚晚，來時須乘轎子，探脈開方後到藥舖配藥，

回來用瓦罐煎藥。煎好了端到病人前已在初夜。藥吃完後，全家就等着看效果，似乎是仙丹一樣，一吃就好。事實却往往不然。我在那時生過一場瘧疾，每隔一天發寒熱。發時，起初有些怕冷，繼則怕冷得利害，於是擁被睡覺，越睡越冷，冷得手足發戰渾身打抖，頭痛眼花，要喝熱茶，加被，加兩條，加三條，仍舊冷得不堪。到此就漸覺疲倦要睡覺，兩眼張不開來。再過一會漸覺溫暖，溫暖漸進爲大暖，掀去一條被，仍暖，再掀一條，仍暖，於是出汗，汗出如雨，至渾身濕透而霍然起身如無病然，如是三次五次以至十餘次則體質不支而漸失體重。以金雞納霜治，發三五次即痊愈。彼時中國醫生享我以苦藥，視爲苦事。後來出世服務，如須調差必先打聽服務處所有無好醫生，蓋自身受來之經驗也。

滬甯通車頗多笑話

這時已經是宣統二、三年（一九一〇—一九一一），仙女鎮已有輪船，夏天水大，輪船停在七開橋東岸之頭碼頭，以後水漸小，則船向南移，靠二碼頭三碼頭，以至於冬天水漸見底則船停江家橋木廠碼頭。以前交通東去泰州西去揚州全靠旱路乘獨輪小車或兩輪東洋車，北去邵伯淮安南去鎮江南京全靠帆船。一有輪船，來往鎮江南京者甚多。當時滬寧鐵路已通車（一九〇八），車過鎮江去上海或去南京。當時由鎮江回來者必告訴鄉下人說火車如何快，又有許多神話，一傳十，十傳百，有的說火車走得如此之快，你登車倒杯熱茶，到了上海，茶還是熱的。有的說火車像「百腳」（蜈蚣），所以

不許客人帶雞上車，火車一看見雞就不走了。有的說，火車可以穿山洞，有的說，車上有燈，可是鄉下人吸旱烟在燈上取不到火（電燈泡）。弄得大家都要去鎮江看看火車。我自己那時對自己說「你根本不要想心思，沒有你的機會！」也就認命不生此想。

外祖家是世外桃源

某年春天，家中忽來新客，他是外祖母派來接母親回娘家的車夫。他推了一架獨輪車帶了些糯米粉糯米之類送來了，說舅舅舅母等記望得很要請姑太太回去頑頑。我聽了高興，又不須上學了。第二天一早吃完了早飯就上路。這獨輪車的輪子在車子中間，兩邊有座位，母親坐左面，我坐右面；後面還放些帶下鄉的禮物，如京江饊、芝蔴燒餅、京果粉之類。上路向東直奔都天廟然後走向南大路，三里達李家莊，再四里達張網鎮（與仙女鎮同時設釐金者），沿途綠柳垂蔭而菜花麥苗蓋滿大地一片嫩黃新綠裝飾了全世界。紅桃白李掩映其間真錦繡乾坤也。回看鎮裏一片灰黯不能與盎然春色相比。由張網鎮南行五六里即達揚子江邊，江面並不寬。車夫說「這是北面夾江不寬，南面的夾江面寬多了！」原來我們看見對面的陸地是「江中洲」不是長江南岸。江中洲位在長江中流，把長江劈成兩半，北面一半就是我們所看見的。南北兩江在上流（西首）原來是合流的，江面寬至十餘里。三閘七閘等河匯流入江的地方叫三江營，在西邊不遠。

此時看來江兩岸全是青碧蘆葦（所謂葦葦者是），密密層層一望無際。間有漁夫搭篷張網罟取魚

，想他們享受江上清風明月，不禁羨煞人也。江邊有渡船，我們待渡時，母親即告我沿江蘆葉即係端陽角黍之粽葉，偶一細看個個平行脈如竹葉而每個寬至三四吋，長達呎許。近根沙泥有許多細蘆葦即蘆筍。俄而渡船抵岸，車人相繼上船後即解繩開船，船離岸即用艫搖約半小時即達彼岸。上岸後漸步高坡若土堆。登土堆頂時方見兩岸水面懸殊，江水高而河水低，所登之土堆就是圩岸。江洲形勢如荷蘭與自然爭土地。江洲四圍築高岸護水，岸名曰圩（圍）。圩內爲稻田，圩外爲江水。江水混濁而河水清淨。我們自江北來沿途全爲旱田種麥；圩內爲水田皆種稻。稻靠水，而圩外江水可用閘隨時放入。有時江水漲潮，江面漸高於圩田則有氾濫之虞，此時全圩警戒各地有人巡視，如圩隄有危險則鳴鑼告急，聞鑼者無論男女老幼皆麤集圩頭，用鏟簸裝泥搶堵，不分晝夜至脫險爲止，圩隄關係着全體生命財產也。

沿江的是大圩隄，裏面又分成許多小圩圍成村莊。每個村莊名爲第幾圩第幾圩。我外祖家是廿九圩。每圩就是一排幾十家向南的住房。住房前有菓樹，樹外是蓮塘，塘邊是菜圃，塘外就是稻田。住房後面是竹園，竹園後面有圩隄，隄外是魚塘。再後面又是一圩，圩的佈置一如前圩。我們車子向前走時，看見前面一片白光，車夫說「今年梨花大開，梨子是大年！」再四面看看全是梨花，到圩子裏，全村家家門前都是梨花，梨花飛舞，成了梨花世界，偶爾有些桃花似無人艷羨。而全村屋後竹林雲接，向人點首歡迎。將近外祖家，鄰舍都出來迎接，親親熱熱地就像接他們家自己的姑娘回家。一到外祖家竹圍外門，一大群的人都迎將出來，姑媽媽舅媽之聲不絕於耳。我這時看我媽那種高

與樣兒我從來沒看過。我想她一人住在仙女鎮時她一定枯寂得無聊，日夜必想念她的家鄉只爲已嫁給人家不得不在別人家孤獨地負起責任來。感情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外祖父不在了，外祖母有三個兒子三個女兒，都已婚嫁有家。我的三個舅父母都住在老宅子裏，三個舅父都是幹錢業的在外面賺錢，三個舅母帶着兒女在家裏種田。我的大姨母嫁給一個姓嚴的在五圩住。二姨母嫁給一個姓劉的在一個新圩住。靜下來我看看那住宅是三開間帶一個廂房。左房是大舅母家住，右房是三舅母家住，小廂房是外祖母住。右圍牆有一個側門通一個較小的三間屋是二舅母家住。兩個三間屋都各有大門出入。大門外竹園旁邊有一座小房子是家塾，有許多圩裏圩外的學生。那時塾師也是親戚，住在另外一個圩裏，他姓陳，很斯文，大概原想在科舉中找生活，現在科舉停辦就出來坐館。當晚我同母親就住在大舅母房裏。我睡覺時，外祖母舅母等都圍住母親在談。睡眼矇矓中，忽聽外祖母在廂房中叫「起身呀，雞子在叫啦！」就聽見各房的人都起來了，噥噥喳喳地鬧了好久，就靜下來一點聲音沒有，原來他們都下田去了。等我起來，外祖母帶我去廚房洗盥後，就做兩個鹽水蛋給我吃。我問「人們呢？」外祖母說「我帶你去看她們。」

我走出大門，棵棵樹都是滿樹梨花，菜田裏長着各種菜如油菜、萑菜、豌豆、生菜等。外祖母帶我走過一個小板橋到了田邊，祇見一大片水，在面前一小塊上長了綠油油的一片草。外祖母說「那就是秧！就是稻的前身。舅母們現在把這些秧拔起來，種到稻田裏去將來就長稻出米！」我纔知道米是這麼來的，並不是米行出的。這時候看見稻田裏有一排人彎着腰，低着頭在插秧，我就脫了鞋襪，赤

着腳走進水田去。那知道水深泥軟；一脚陷入好深，兩腳下去後，水到了我的胸口，有些害怕。三舅母走來把我送上岸說「你太小，等大些再來頑！」

挖筍釣蝦生活閑逸

第二天二舅父回來了。他叫顧子安，在鎮江某錢莊做事，爲人甚和藹可親。當天他帶我下田頑。他用一個洗澡木盆做船，用竹篙子撐着走；走近栽秧的人們前面，看見舅母們以及雇的男工們，左手有一把新秧，右手由左手分出幾梗來就塞進泥土中。這樣一排一排的種，種完了，每個人所種成一條筆直的線，看已種完的水田裏，一排一排的站立着的秧，整整齊齊不偏不倚，成了一幅天地間最大的人工圖案。二舅父又帶我到竹科（就是竹園）裏頑。竹子長得密密層層，但兩竹之間留有餘地可以走路。竹子上有刻着字的。竹根互相牽連叫「竹鞭」。有些地方有竹筍，有些筍已長五六尺的小竹子。頂小的筍子祇露出一點筍尖在土面上。二舅父拿了一個鋤，就在筍尖左近插下土去，往上一翹，那棵筍就整個出土。他在地上敲掉泥土後放進籃子。有了十幾棵後就回家。他將筍衣剝去，就放在鍋中煮，水滾後就撈起來，切成小片用麻油醬油拌了，伴稀飯吃，「啊！鮮美極了！」他又帶我到室後魚塘裏釣蝦。方法極簡單，用一塊十吋見方的麻布，再用兩根竹篾在布的對角上繃起，然後用繩繫於竹篾交叉點，另外用七八呎長的小竹竿扣在繩子上。釣時在布的中心扣一個螺絲肉，放進靠邊的河中：如是者放置五個或六個網在一排，兩網相隔約四五呎遠。這時舅甥兩位就坐在河邊草地等着談着，看河

對面稻田油綠色的秧迎風搖曳而兩岸楊柳與河中陰影相映成天然畫圖。過一些時，將蝦網提起來看看，有的已有一兩隻蝦在吃螺絲肉，有的空空如也。一上午或可釣一二斤蝦。這是活躍的鮮蝦，二舅父先將蝦芒及尾剪掉，然後用酒及鹽拌好。過約二三十分鐘，傾些蔬油醬油加少許醋，用以下酒，吃到嘴裏，蝦子還在動，用牙與舌頭的技术把蝦殼脫掉，又嫩又鮮。後來在杭州西湖邊吃的鮮筍、活蝦，都沒有這個有味。有時候他用三角式的大網子向河底下去剷，剷起來將泥土洗淨，剩下的盡是小螺，拿回來放在鍋子裏加水煮，一開就拿出來倒在桌面上，他教我用銀針或鐵針將螺肉剔出。再在田裏找些嫩黃萹菜洗後切成半寸長條子，同螺絲肉在油鍋裏炒。炒熟後，就乾飯或稀飯吃都十分鮮美。我們又常在後面魚塘裏釣魚煮魚吃，但我吃來有泥土味不好吃。要吃江魚或豬肉非到頭橋鎮上去買不可，這鎮離家約七八里，也在圩子裏。我們在圩隄上走了去，走了一半有一個小店，也有魚肉雜貨賣，不過貨色不全不多。頭橋鎮上人很多買賣甚好。我的二姨父姓劉的就在這兒開了一個布店，很大，有三四個伙計。我們買了些魚肉及金針木耳等就回家。二舅父把肉用瓦罐裝好，放在煮飯的鍋堂（燒柴燒草的地方）裏爛一夜，第二天早上起來，拿瓦罐出來看，裏面的肉爛攤了，香味馥郁。吃午飯時加入素菜再燒一下就行。買的魚多半是鯽魚及鱸魚，我都不高興吃。過了兩三天二舅父就回店去了。

青天綠地白梨花

此後我就一個人挖筍、釣蝦、釣魚頭。有一次我也弄一澡盆放在水田裏，用竹篙撐。始則蹲在盆

裏攆，攆得好頭膽大了，就站起來，一站不穩，盆翻了，我蓋在盆肚裏，幸而舅母們在插秧離不多遠，就將我救起來送到岸上。她們驚壞了說「你是陳家的獨種啊，五孃孃的命根子，如有個三長兩短，怎好？」孃孃就是姑母，她們姊妹三個，大的叫大孃孃，二的叫三孃孃，我的媽是老三稱五孃孃，大概同另外顧家姊妹一齊排出的。那時我的兄弟還沒有生，所以說是「獨種」「命根子」。如此一翻以後不敢攆澡盆了。看見別房的表兄們用魚叉叉魚，我也跟着他們學着叉。那個魚叉有五根齒連在一起，是鐵打是，齒的末端尖銳，刺到魚身上就是一刺兩個洞。叉魚的要起得早，那時太陽還沒昇起，魚兒們都在荷葉、菱葉邊呼吸新鮮空氣。我們看見氣泡時，就對準一叉，又着了大魚非常高興，但不是叉又得中。捉魚的身邊掛一個魚簍子，捉到魚就放裏面，他們有時出賣有時自己吃。我覺得還是釣魚好，一個人坐在柳樹下垂釣，眼看青天綠地白梨花，偶爾有兩三樹桃花躲在籬邊吐艷，也沒人理會。那時李樹杏樹都已結子，滿樹豌豆大的小李小杏都呈嫩綠色非常可愛。偶然釣絲上的浮子在上下激動，就拿起釣竿看看，有時有魚有時沒魚。有魚沒魚，我並無所謂，祇要有得頑，不寂寞。

科舉廢除權爲塾師

祇有一個表弟叫顧伯初每天入塾讀書，不能陪我頑。家塾裏的先生叫陳樹棠，同我不熟識，我也不敢去打攪。日子過久了，我也叫他舅舅，是兼親。我就到學塾裏頑頑，地方不大，有十幾個學生，沒有什麼大孩子。我去最大，陳先生問長問短，問洋學堂裏教什麼，我一一回答，他開始教我對對子

，說什麼大對小，長對短，紅花對綠葉，實字對實字，虛字對虛字，平對仄，仄對平等。他又教我八股文說「八股文的形式很簡單，凡一篇文章總有一個起承轉合。八股文的起叫破題，先把題目講解明白。接着兩股是承，再有兩股是轉。所謂兩股者即做兩段文同樣長短，字數相等，句法相同，就像唐詩律詩的第三四句第五六句一樣要有排比形式。末了是合就是結論也算兩股，這樣叫八股」。我聽來很有興趣。至於題目都是由四書五經中找來。如「修己以敬」「使民如承大祭」之類。

有一種截搭題將上一章之末句與下一章之首句相聯而成爲一題。這種題目難做。他說「以杖叩其脛，闕党童子」。上一句是「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爲賊』，以杖叩其脛」，一章的末句。下一句是「闕党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歟？』」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一章的首句。他告訴我有一位考生做的破題做得好，他說「一叩而原壤笑，再叩而原壤哭，三叩而原壤死矣！三魂渺渺，七魄悠悠，一變而爲闕党童子！」言畢高聲大笑，我也跟着笑了一陣。

嚴家宅第別有結構

宣統三年春天我和母親在外祖母家過世外桃源的生活，有一天和外祖家相隔很近的嚴家大姨母請母親同我過去頑，因爲相隔不遠我們都走了去的。先走完外祖母家的一個圩（就是村子

，圩裏的人不是本家就是親戚，大家見到都是親親熱熱地。走完了這個圩就上了一個堤岸，下了堤岸再走兩段路就到了嚴家的五圩。圩裏的情形與顧家圩裏一樣，住宅前後有水塘，塘外就是秧田。住宅邊都有菓樹與菜園。近圩裏的梨樹沒有顧家圩裏的多。一進大門有兩進，前進三間一書房，後進五大間。兩進之間有一大天井。天井東頭有花圃，圃邊有一株高樹，樹頂開細碎紅花，葉子像桂花葉，樹幹沒皮，手指抓之則樹枝搖擺，樹尖紅花則迎風顫動，煞是好看，他們叫牠癢癢樹，後來纔曉得叫紫薇，這樹在別處很是稀少，美國賓州長木花園有兩棵，保護在高大的玻璃房子裏。天井西頭有一棵枇杷樹，另有一叢天竺，一堆玫瑰花，正房兩頭各有臥房一間，中間三間都是用來堆穀子的。我的大姨母過世，現在這一位是補房，娘家姓童，右眼邊有杏子大小一顆瘤，人家都稱她爲大瘤太太。這位太太說話口音不同，是江北岸大港（讀若帶講）人，她有一個妹妹嫁給大橋（讀若帶橋）郭家，在揚州城裏開布店，生有幾個兒子，大兒子叫郭蘭石，在揚州中學讀書，後來是我一生第一個轉捩點的主動者。嚴家大姨父叫嚴蔭生，在上海電報局做帳房，後來到北京交通部做了官，他是我一生第二個轉捩點的主動者。嚴家一族甚大，似乎整個圩都姓嚴。嚴家人同顧家人一樣都忙着種田。

風雨漲潮一夕數驚

就這樣在世外桃源生活了兩禮拜，後來還去了好幾次，大概都在夏秋兩季的時候多。我記得天熱

時就用一張竹床擺在門前梨樹底下，躲在帳子裏躺着，晚上蚊蟲多得很，而且叮起來甚利害，上文提到在家患瘡就是此間蚊蟲所賜。在帳子裏等月亮由東方上來，慢慢轉到頭頂上，照得全圩雪亮，口渴時就在頭頂上摘一個梨吃，肉肥汁多，既香且甜，日上三竿，黃鶯兒啼個不休，仍不願起床，後來晒得太熱了，纔勉強起身。舅母們都以兩個煎蛋或燉蛋給我吃粥。中午天熱吃不下飯，她們做些稀粥，加些麥糝子沖入，就成了糝子粥。有時燒缸豆做菜，把老的豆子剝出來用爛麵加鹽和入，攤在缸豆鍋邊上，用以佐冷的糝子粥極爽口。至於小菜，鄉上新鮮東西，如涼拌蒿苣筍，蕪油拌鹽秧草（即三葉菜，上海叫金花菜或草頭），嫩、脆、香、鮮兼而有之。深秋過江，所有蘆葦都開了花，江邊一眼望數十里雪樣蘆花迎風招展，早晚更有北雁南飛，正畫成一幅以天地爲紙面的蘆雁圖，美不勝收。坐在擺渡上在江中心賞鑑這洲圩景色，好生羨煞人也。想如此之江天，必出有出色人才，吾知甚淺，祇知有王化成其人，係真正江洲人也。據聞陳光甫先生也是江洲出生，那就不負此美麗江洲了。我同我母親回家時，每次都依依不捨，到後來總念念不忘，實在太好了。

上面祇描寫了江洲平和美麗的一面，另一面是驚險死鬥的場面不可不描寫一番。有一個夏天，天陰了好幾天，在陰曆八月初一左右。潮水漲得甚高，江水與圩岸平頭了；所有圩裏的人都警戒着說：「潮水最大時是初三前，十八後，這兩天最大。」這一天下午有雷暴雨，又添了東北風，大雨、大風、大潮「三弟兄回來，我們就遭災難了！」這時雨將泥土做的圩岸打濕打軟了，風將大量的浪潮拼命地向堤邊衝擊。夜深了，風雨愈來愈大，沿圩岸站着人在巡視。一見了不穩處所，隨即鳴鑼，鑼聲接

着鑼聲，像烽火一樣傳到沿江各圩。各圩的男女老小聽見鑼聲都拿着鏟鍬挑着籬擔向外奔。我也要跟着去看，母親、舅母決計不許。祇得在家裏陪着外祖母、母親、表姊妹們團在家裏等信。老年人都在念佛，孩子們都伏在老人膝頭乖乖地不聲不響。天亮了，大家回來，說「好了，潮退了，風也息了，決的口子不大，把左近一家姓什麼的門、桌子、板凳一切木器都搶出去填決口，一班土牆也推倒了，填進去總算堵住，否則我們這幾十個圩的稻田及房屋竹樹都要衝平了！如果明天天晴那就不怕了。」這是他們的生命線不得不拼死力爭。現在回想起來，我就問「這圩是幾時造的？誰造的？主持人是誰？有這樣大的遠見與魄力！我們沒有鄉土歷史；有，我們不知道！」

母子對話前途渺茫

我們母子兩個回到仙女鎮中洲的家，覺得又是一個世界。父親有信說不久就要回來一次。我照舊到小學堂上課，把脫了兩星期的課補起來，但所失有限，補的工作並不十分吃力。父親回來了，住了兩三個禮拜纔走。在家時同以前一樣，與我沒有什麼話說，他有時畫山水，有時出去應酬或出去替人家看病。走了以後，母親告訴我說「父親的蘇州綢緞店因蝕本關門了，石家姨太太死了。現在他的表兄鎮江倪遠甫先生到長沙做大清銀行行長（民國後改爲中國銀行），找他去當秘書。他現在到長沙去了。」又說：「現在年頭不好，什麼生意都不做好，大舅父的錢莊也蝕本關門欠帳還要吃官司。以後謀生不易，你要學好，將來學成一種行業纔好。學生意不容易，要侍候老板、替他倒尿壺、洗水煙袋

、擦洋燈、端飯、倒茶、鋪床疊被。還要『先意承志』不等他說，就辦到。挨完三年就出頭，就可以被雇用了。學的時候要十分當心。有一個小孩子進店，老板請他吃一碗餃子。吃完了他問好吃不好吃，又問共計有幾個！不留心是不行的！」由這時起，我纔開始想心思，「學什麼好？」

羨慕電報初學英文

學堂裏來了一個新先生是錢老師的兄弟，我們都叫他錢四先生。他剛由外路什麼師範學堂畢業回來，教英文算術，教得很新鮮，人也和氣。

這時候嚴家大姨父的五兄弟嚴五爺到仙女鎮電報局做事，局裏有一個主任一個報務員一個工頭。報務長就是嚴五爺，我看他神氣得很，用右手在一個鍵子上捺着捺着就同鎮江、揚州、泰州、邵伯直接通話。我問他要學幾年纔會打電報，他說不難不難一年就行，但英文先得考試及格。我看他看英文書報，羨慕極了。有時看見他上街買東西的單子都是英文寫的更加神秘。於是我就想多學些英文，同錢四先生商量，在家裏補習，每天一個鐘頭，每月一元。用的書叫英文法程（是英國人在印度用的課本）。每天幹，進度甚快。學年大考，我居全班第一。

隨母赴滬大開眼界

暑假中顧家二舅舅來我家說嚴家大姨父請他來接母親同我去上海頑一趟。這真是天外飛來的好消

息，我簡直高興極了。這一次是遠行，動身那一天，大家都代祝平安。輪船停在七閘橋頭碼頭，上船即入艙，裏面已坐滿了人，母親坐好後，我就出艙坐在船邊艙頂上。此時夏天，河水滿溢，七閘橋下的水汹涌流出。現在第一次看橋底下，原來此橋完全架在木樁上，有上千的木樁；水沖過木樁就起浪花顯得十分凶猛。船公司的名字叫戴生昌，據說是日本人所有。船開了，水手在船頭船尾忙了一陣，等船離開了碼頭，他們就沒事，完全由一個舵工在船頭一間小房子裏運用一個大輪盤來控制牠。船肚裏有一部大機器，有一個伙夫在燒煤，一個機器匠在管機器。只見那機器的腿在上上下下的動之不已，而船就很快地在河裏向南游行極其平穩，比江洲的擺渡船平穩多了。看着船游過了二碼頭三碼頭以及中洲尾，此時河身加寬，船行加快，船尾衝擊的浪頭加大。一會兒船到三江營，船停了，有小划船送幾個客人上來；這地方就是顧家嚴家去鎮江南京或上海搭乘輪船的地方。一會兒船又開行。此時船已入揚子江，江面寬得不得了，對面看不見岸，浪頭加大加多，船身有點上下顛簸，我不敢在外面看，就入艙坐在母親身邊了。約半小時，有人說「看見焦山了！」我站在窗口，原來江中心有個大島，二舅舅說：「那就是焦山！焦山南邊岸上的山就是北固山，就是孫權母親看女婿的地方！」再過一會，二舅舅指着江上流江中又一島說：「那是金山寺，就是法海和尚壓服白娘娘的地方！」船到了鎮江碼頭，已走了約兩小時半。碼頭上忙亂得驚人，那些腳夫車夫搶着搬行李生意，我們雇了一乘馬車向火車站直駛。

馬車經過的街道都是石子鋪路，平直寬大。紅磚房大樹矗立兩旁，電報桿排得整整齊齊，二舅舅

說：「這是英租界，那邊高樓有大鐘的是海關。」過英租界遠望一排火車停在鐵路上。走了好久纔到火車站。二舅舅去買了票，再帶我們母子二人去到一個大茶館中等車。看樣子，裏面有幾十張桌子，都坐滿了人。茶房招呼我們到一張空桌子上去，泡了茶，拿了一碟瓜子一碟花生米；問：「要吃點心波？」（波者鎮江口音的問話）。二舅舅要了蟹黃子糯米燒賣。閒着沒事，在看站上人海活動。熱得很，大家都是短裝搨扇子。

汽笛一聲，去上海的車到了，二舅即將我們帶入二等車廂中去坐。一聲響亮，坐下一震動，車子開動了，站上的人盡向後動。兩邊樹木也向後移動，一會兒車頂燈亮了，二舅舅說：「這就是電燈！」我看看原來有玻璃燈罩罩住，難怪不能用牠點旱煙吸。談着談着，車外黑黯，二舅舅說：「我們進了山洞！」我當時不免有些戒備自問：「山坍下來怎辦？」好在幾分鐘後列車出了山洞。我們的坐位是兩個對面的軟墊椅，中間放一張小桌子，桌子上放茶壺茶杯，我們喝着茶，吃着糖菓，看着窗外轉動着田野村落。車過丹陽、常州、無錫時車都停站，有客人上下。聽站上人說話，舌頭越過越軟，聲音越過越脆了。午膳我們叫了蛋炒飯、茶葉蛋。仙女鎮的人們說，火車走得快捷如飛，鎮江倒的茶，到上海還沒有冷的話不確。不久到了蘇州，聽站上人說的話「儂呀儂的」簡直聽不懂了。此站甚大，停車稍久，客人可下車走走。二舅帶我下去，看軌道兩邊的人要穿過軌道必須越過一個天橋或者穿了一個地道。站上房屋修造得堂皇極了。站上服務的人都是中國人。據說這是英國人出錢造的路，由他們管，而且站長及高級管理人都英國人，偶爾看見幾個外國人走過都是昂頭闊步根本就沒有把中國

人擺在眼裏。大概他們都是英國人了！蘇州城矮得很，城邊馬路寬平同鎮江一樣而兩邊綠樹成蔭遠看更覺風景宜人。車開一二小時就到上海北站。二舅舅把我們送到嚴大姨父家。他家在那裏，門朝東朝西，有多少房……我都不知道。根本一句話就是暈過去了。

上海洋場五光十色

當時，大姨父請我們在一家飯店叫一品香的吃晚飯。我們的樓上房間在大馬路口，樓下馬路上來往的馬車，獨輪車，走路的人擠得碰碰的。大姨父指着對面一個大花園說：「那就是新世界！」那裏面燈光照耀如同白晝，人山人海，必大有頑頭。那一天吃的是大菜（外國菜），我是第一次嚐新。別的菜我記不清楚，我喜歡吃一個炸大蝦，香酥鮮嫩。大姨父看見我喜歡吃，就叫了一個，叫我吃個痛快。後來送一杯咖啡來，嚐一口同中國茶一樣，不感興趣，他們代我加了些糖，我纔喝了兩三口，仍然沒有興趣。回家後，我就在門口閒看，那時仍有叫賣聲，如「芝蔴香蕉」、「良鄉糖炒栗子」，晨晚有賣「白蘭花，玳玳花」之女郎，聲音清脆。玳玳花者即茉莉花也。枝枝花、梔子花則惟者上午有之。

新世界是上海游藝場，第二天由姨表兄弟陪母親及我去頑。進去時已到下午三時了。裏面人尚不多，在裏面找個茶店坐下來，看看人來人往。這裏面有京戲、越戲、變戲法的、打賣拳的、說書的、說大鼓的，南北雜耍應有盡有。又有算命的、相面的、測字的；也有打牌的、下棋的……叫賣聲、

鑼鼓聲、呼兒叫母聲，南腔北調，嘈雜喧騰，識者謂來此看人耳，不足以資娛樂也。上海地闊遼遠，非步行所能辦事。人多即以馬車代步，蹄聲得得，輪聲辘辘，當時以爲車行極速如風馳電掣，所謂馬路兜風者是也。女太太們喜逛三公司，店內陳設千奇百樣，樣樣俱全，比仙女鎮大街所陳設好過千百倍，多過千百千倍，五色繽紛，千型畢具，嘆觀止矣。住不足十日仍由二舅舅陪伴回返仙女鎮。

嚴大姨父金屋藏嬌

途中我問二舅舅此行任務，原來吾母此行有重大任務并非尋常旅行。我母親在娘家很有點地位，她爲人公正，說話合理，家庭中或鄉里間有什麼糾紛，都來到我母親前告狀，我母秉公決定是非，大家都垂頭答應無話可說。上次春天，接回江洲，是因爲三位舅母互相爭吵，外祖母不能平息，所以我母去說公道話，這次嚴家大姨父又有家務事不能解決，原來他的元配是我母親的姊妹，她生了一女一男就逝世了，所生男孩子就是嚴元瓏（伯和），是我的姨兄。大姨父續絃就是上次在洲上會見過的那個大瘤太太。大姨父在上海電報局做事，將大瘤太太接到上海同住在一起。平時他們不大對。最近大姨父在外面認識了一位新寡，上海人，漂亮，在鄰舍中吃得開，他自己小二十歲左右，他們打得火熱，大瘤太太爭風吃醋，尋死覓活，大姨父怎麼央求，請許多人軟說硬勸，她都不肯讓步，後來大姨父想到我的母親，他以爲我的父親在外邊討了石家姨太太，母親直當沒有聽到，滿不在乎，不聞不問，也不在外面飛短流長，真是了不得的人物，所以決定請她去上海說服大瘤太太，當時結果如何我

不知道。但後來大瘤太太回到江州老家去住，有一個老媽子專門侍候她一個人，大概條件講妥，上海的露水夫妻可以同居而平安度日了。

回家後還照常補習英文，這時候借到了一部水滸傳，纔開始享受中國小說文學，這一下就日夜不釋手了。看完了又借看彭公案、施公案。

心血來潮學打電報

偶爾到電報局頑頑，看見有一位年輕的學生，嚴五爺告訴我這是江洲顧家塾師陳樹棠先生的兒子叫陳兆龍，他要學打電報。同他談談纔知道英文字母 a. b. c. 等是用點與劃錯綜組合而成，譬如 a 是一點一劃即：i、b 是一劃三點即：l::。打電報時就將鍵子輕點一下，機器就寫出一點，將鍵字重捺一下，機器就寫出一劃。如要打一英文字，就將字母聯起，用鍵子打出就是，這就是世界運用的摩爾斯電碼。打中國字的電報呢，那就要做一番翻譯工作。先將中國常用的字編成號碼，由 0001 起至 9999 止共計有一萬個字，足夠日常應用，然後將 0 至 9 十個數字用點劃編起來，每打一個中國字就用鍵子按出四個數目字就行。不過比英文多一層翻譯手續，即在打出以前須將全文譯成數字。收到的電報完全是數字非依電報號碼書譯出不可。如陳廣沅三個字 即爲 7115. 168L. 307. 簡單得

很。有些老手可以看到數字即在腦中譯出文字而口頭說出來。我聽得好頑也就學會了用電鍵按出英漢文字來，不久就看見陳兆龍能上機器收發電報，始則嚴五爺還核對一番，以後就放心由陳兆龍負責辦

理。每年電報總局招考新報務員，像陳兆龍這樣的學徒就去報考。後來陳兆龍就當了報務員。報務員是流動性的，隨時可被調往中國任何省份去，我的心裏在想，任何生意也沒有這一樣學得容易，當時甚有意學這一行職業。

學什麼生意總得會打算盤，與其到商店做學徒時纔學打算盤，不如先學會了。於是要求房東冷家木行小老板教我打算盤。我記得開篇第一章是將算盤中間九排珠子由左向右依次排成一至九的數字，然後在一上加一，二上加二，三上加三……九上加九。但每一動作要先唸一句歌訣。如是者每天學一點，學會了簡單的加減乘除；又學會了九歸除法。他說會了不算數要練習得快，越快越好。在商店裏學生意，到晚上沒事時，老板就聽學徒們打算盤的聲音，不快就罵。我就天天在家練，練了一個暑假，也就厭了實在不如筆算快。有了空閑，還是看小說。我記得在小學時代祇看完了三國演義、西遊記、封神榜等。中學暑假方開始看東周列國志、紅樓夢、西廂記等。夏天看小說是享受之一，一張藤躺椅，放在天井一邊。這時候母親所手植的荷花、鳳仙花、月季花、扁豆花等都大開。專心致志地讀小說，什麼天下大事都不管，即暑天熱氣，渾身流汗也無所謂，看得好頑得很。

對小學教師信心搖動

我請英文先生代我拼的名字，一年多了，沒有下文。問先生，他都說「不忙，我代你弄！」後來我到電報局查他們的全國地名表，中英並列。我找到了廣東的廣，沅陵的沅。問了嚴五爺才知道我的

陳字的英文。從此就整天在畫自己的英文名字。但心裏對於英文先生的學問就有點不相信起來。有一次上博物課，史老師講物理，他用一個大的長頸玻璃瓶裝滿了水，用瓶塞塞好說：「我如把空瓶向桌面上一敲，則玻璃立刻破了。但如裏面裝水後向桌面敲擊，那就不會敲破，因為敲擊玻璃的力量傳到水裏去了！」說着，他將有水玻璃瓶向桌上一擊，淖然一聲，水珠與玻片四面飛濺。史先生登時面紅耳赤而下堂，由聽差收拾殘骸。學生們繃住了臉，誰也不敢笑，可是大家心裏有數！上了兩年小學後，心裏常有一個問題，「讀到什麼時候為止呢？還得讀幾年呢？」有時也向老師請教，答案是「再讀一年再說！」有時讀來不起勁。我還是攻我的英文法課程。有時候到對過電報局頑頑，看工頭寧波人趙司務幹什麼，他有時帶着兒子去栽電線桿，有時爬上桿子裝瓷瓶子扣電線。有時在家將電池拆散了用清水洗淨，裏面有一塊紫銅板一塊炭精板，他說「玻璃瓶內放滿稀硫酸水再把銅塊炭塊放進去，就生出打電報所用的電。」我以為這纔是博物課、物理課呢！心裏對於學堂就有些不滿之感了。

郭君蘭石勸入中學

年假家中來了一位遠親郭蘭石，他是嚴家大瘤太太的姨姪，他由揚州回大港家，經過仙女鎮來看我們，因為他聽見大瘤太太談到我們過，所以知道我們的住處。他在揚州一個兩淮中學讀書，已經三年級，再過一年就畢業。他問我的學業，我就詳細告訴他，他勸我去揚州讀中學，我說我有許多困難！第一、離家太遠（十八華里）；第二、程度不夠；第三、費用太貴，他說「姨母年輕（四十餘歲

力壯，十八里不算遠，走走就到了；程度方面，你讀了四書五經，又讀了英文法程，算術方面又弄完了繁難的四則問題，龜兔同籠問題等。中學一年級程度不算高，可以去，不用怕。費用方面，學費十元，膳宿費每月三元，可以分期繳，不成問題。」我祇好咿咿唔唔地應對着，他走了，我同母親商量母親又叫我寫信問父親。父親回信答應了，於是我準備這年暑假後去揚州城裏上學。

蘇州石家一段姻緣

暑假中我又有了遠行。蘇州石姨逝世後，家中遺一母一女，外祖母携外孫女同居。石姨臨危時父親首允以我嗣伊爲子，此時石婆婆函父請履行諾言，因此父親囑我去蘇州一行。蘇州爲去上海時火車經過之一站，上次去上海時既走過一遍；現我已十二歲，獨行應無虞。去時母親再三囑咐沿途小心，生人不可與通話等。乘小輪船至鎮江，一路無話，鎮江上岸乘東洋車經英租界京畿嶺而至車站。去上海的火車尚未到站，即在小茶館坐下叫食餃麵一碗，登三等車見乘客甚多，盡農工婦孺，尋位落坐，各相望而不語。車中有叫賣食物者，購芝蔴香蕉食之。過山洞後無甚新奇景色，遂亦恬然靜坐。車過無錫看惠山，想太湖必不甚遠。無錫之次站即蘇州，遂整理行裝準備下車。下車出站雇車入閶門按址尋得石庫門，敲門入，見石婆婆約六十許人，面豐腴而愁眉莫展，每自語不輟，我報名爲誰，伊卽迎入并斥資給車夫。俄一小姑娘出，清癯整潔，額露青筋稱大哥，侍立，名陳德貞約八九歲，外婆呼之曰「貞貞！」石婆似欲告我許多事，奈蘇州話不入揚州人之耳。雖經異母妹再三力譯，有時亦藉筆協助仍

不能盡解。大意謂石姨死後，貞貞可暫與石婆住，石婆去世，貞貞要我協助云云。我姑妄應之，好在一切由父親做主我必遵辦。我小住兩日每日在家吃飯，菜頗纖巧多甜味。天氣甚熱，并未出外觀光。後來我在唐山交大讀書，她在蘇州中學就學，我曾函授國文作文法，英文文法及算學雜題等。常常通信，當時我在「民國日報」副刊「覺悟」欄投稿，譯述「科學通論」；我請報館寄伊一份，伊常來信說看不懂，不意三年級時，肺癆不治死，石家祇餘石婆一人，後事如何不得而知。

三、揚州八中時代

初去揚州參觀中學

一九一一是宣統三年也就是辛亥革命滿清皇朝完結的一年，又是我決定結小學之業而開始中學生活的一年。

這一年春天我就請示了母親，我要先到揚州城裏看看郭蘭石先生並且到那個中學打聽打聽入學手續及我有沒有資格入學。母親給我一元錢，我就照鄰人指示的方法，走過七閘橋一直往西走，走到一個地方有許多驢子待雇我就雇了一頭驢子，二角錢直送我到揚州東門外擺渡口爲止。我第一次騎驢，有些害怕，好在驢伏甚好，他把我扶坐上去，就引住繮纜慢慢在前引着走，走了好久，他才放手，那時我慣了，也就不大怕了。一會兒走過頭道橋，再過二道橋，後來又過了一個大長橋叫萬福橋，橋下河水湍急。兩邊木欄杆整齊，欄杆外大水汪洋，水勢奔騰，比七閘橋下面的水大多了。橋面石頭磚頭